

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对水浒忠义在接受与改编

孙琳

一提及鸳鸯蝴蝶派，人们都会想到“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称谓。然而，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所谓靡靡之作也有不少揭露和批判当时社会中的病态，还或多或少地抨击了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不合理现象，借才子佳人或凄婉或悲凉的爱情故事歌颂了勇赴国难的抗日青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水浒传》的接受与改编，更是体现了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国家和民族观念，其代表人物有张恨水、程善之、姜鸿飞等。

正如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中国近代的思想改革正始于小说，而鸳鸯蝴蝶派的大部分作家以当时各大报纸的副刊为阵地，以小说向广大平民百姓传播了不少进步思想，在国难当头之际，也切实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水浒传》作为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翘楚之作，从问世之初便为诸多读者和专家学者所瞩目。晚清民初更是掀起《水浒》经典化热潮，如曼殊（梁启勋）在《小说丛话》中认为“《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殆为世人所公认矣。然于二者之中评先后，吾固甲《水浒》而乙《红楼》也。”^{[2]364}胡适还提出了“四大名著”的说法：“吾国第一流小说，古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3]

鸳鸯蝴蝶派作为当时通俗小说的代名词，直接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并尝试着对水浒传中的空白进行填补，客观上加深了读者对水浒传的理解，并且或者正用或者反用地发掘了水浒传的“忠义”观，凸显了时代精神。像张恨水不但写了《水浒别传》和《水浒新传》，更是写了《水浒人物论赞》评论性的作品；程善之的《残水浒》则从反面充分发挥了梁山众人间的矛盾，批判了宋江等人的假忠义；姜鸿飞的《水浒中传》将金圣叹腰斩本与陈忱的《水浒后传》串联起来，充分体现了宋江等人的忠义观。以上几人对于《水浒传》的关注与接续、研究从一定侧面说明了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根本没有完全脱离社会的自由人存在，正可作为鸳鸯蝴蝶派并不仅仅关注才子佳人更关心国家前途的典型例证之一。

关于《水浒传》是否忠义的争论几乎从未停息

过，而大部分争论集中于宋江身上，像李贽评价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2]172}陈继儒所言“《水浒》乱行肆中，故衣冠窃有猖狂之念”^{[2]199}。甚至有人进行人身攻击，“钱塘罗贯，南宋时人，编撰《水浒传》奸盗脱骗，变诈百出，坏人心术，子孙三代皆哑，夫亦天道之报乎！”^{[2]201}金圣叹直称“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国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2]211}。

张恨水、程善之、姜鸿飞早年所受的启蒙教育很多便是从古典名著开始的，像张恨水曾“两个月的时间，他读过了六七部小说，其中就有金批《水浒》”^[4]，并且张恨水以后还刻意收藏过多种版本的《水浒传》且进行深入的研究，程善之在《倦云忆语》也提及小时候父亲就给众人讲述名著故事，且自己从小立志要学“大胆姜维”，对古典名著的广泛涉猎是当时大部分作家之所以在写作方面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此三人的水浒续书都接续金圣叹腰斩本而来，在忠义问题上则大相径庭。程善之的《残水浒》除张叔夜外，人物无增于《水浒》，而人物性格则进一步有所发展。包明叔在《残水浒序》一文中曾称，“善师生平有狂志，视并世人无当意者，不欲依之以谋衣锦食肉，又格于环境，亦自无以行其志”^{[5]序1}。说明程先生清高自守，行为俊逸。他继承了金圣叹独恶宋江的观点，对于宋江的伪忠伪义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在其笔下，宋江的忠与义都成了收买人心的虚伪之举，且处处碰壁，直接导致了梁山的解体。

张恨水早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水浒别传》虽然立意不是很新，主要写的是打鱼杀家那一段，但毕竟在官吏压迫的基础之上添加了抗金的内容，且以花逢春与萧桂英最终共同奔赴抗金前线而结束，与当时国家抗日氛围的日益深厚有着很大的关系。1940年正值抗战进入相持的关键时期，为更好地宣传抗战，但又不能太过张扬，张恨水想到“《水浒传》又是深入民间的文学作品，描写宋江抗战，既可引起读者的兴趣，而现成的故事，也不怕敌伪向报馆挑眼。”^[6]因此《水浒新传》紧密贴合当时国家的抗日形势，借梁山诸人物形象大力宣扬了抗敌之情，褒扬了国难当头之时众人不计得失、不计性命的爱国情怀，揭露和批判了贪图享乐、投降苟安的统治者，借此对当时的消极抗日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水浒文化研究基地资助项目成果（项目编号：SHJD1304）。

进行了强烈谴责。因当时日军侵占上海，后导致张恨水《水浒新传》无法连载完毕，嘉鱼（钟吉宇）即从第四十六回开始进行了再续作，后称《戏续水浒新传》，从内容上来说与张恨水本人的写作在手法、结局等方面虽然差别较大，但对国破家亡的悲悯情怀则一以贯之，且重点体现梁山众人的忠义。

姜鸿飞的《水浒中传》较好地弥合了前七十回与李俊等人出海建国的照应。在此书中为了接续宋江等人的忠义，将陈丽卿一开始投奔的猿臂寨写成是辽国在中原的临时基地，而宋江等人在招安过程中与猿臂山的斗争也就成了民族矛盾而远远超越了山寨之间的地盘之争，此外宋江在面对朝廷不明真相、辽国抛出橄榄枝之时所作的表白“俺们全是大宋赤民，世世相传，那一个不是黄帝的子孙，怎忍弃了祖宗坟墓，本身血地，去远投异国，认贼作父……纵使万分不平，也须顾全大局，万不可贪图目前，误尽一生。”^[7]表达虽然非常质朴，但明显地表达出了宋江的国家和民族观念。

二

张恨水和姜鸿飞笔下的宋江诸人的忠已经不再单纯地是对统治者的盲从，更多地掺杂进了对百姓命运的关注。在《水浒传》中，宋江饮鸩而死只是表达对“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的愚忠而已，他的死可以说是轻于鸿毛，而李逵之死也同样是愚义。到了张恨水的《水浒新传》中，宋江之死则是因为徽钦二帝为金兵所掳，梁山众兄弟为敌所困，宋江为了营救皇帝和众兄弟，冒险只带李逵身入敌营，想以诈降的方式挽大厦于将倾，敌军要他杀掉太子以立投名状，宋江威武不屈，与李逵言明利害之后，二人共饮毒酒而亡。二人的死客观上既打击了张邦昌等奸贼的气焰，让金兵及卖国贼知道还有忠义一说，并且让梁山其余众人得知了消息，对国忠、对友义，这样的死与原作中的死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此外，梁山众人在金兵入侵之后对百姓生计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悲悯情怀，也远远超越了水浒原作的内在局限。在《水浒传》中，除鲁达曾为金翠莲出头之外，梁山其余诸人的兄弟情只对极少数的人，很少关注于平常百姓，像李逵为了救宋江而一排排地滥杀百姓，像在攻打祝家庄后的烧、杀，像每次攻城之后的劫掠等，而在张恨水和姜鸿飞的水浒续书中添加了很多赈济百姓的情节，在《水浒新传》中除了让很多平时不太露面的地星担当大任表现忠义情怀之外，还让百姓占据了大量篇幅。如在金兵第一次围困京城之时，张三、李四之辈平民纷纷响应护国号召，冒死与梁山诸人身入险地，以匹夫之勇捍卫自己的国家，百姓心中的丰碑才是真正的赞赏，梁山英雄与百姓一起展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忠义，即忠义是对国家人民而言的，而非仅仅是对当权者。

正如马幼垣先生所论，梁山“尚功利，行寡头主义，崇阴算诡计，外谋势力扩张，内讲权力均衡，强

逼小我屈从大多，人际关系必甚紧张”^[8]。程善之即用极大部分篇幅反《水浒传》而行之，让梁山从内部解体。程善之也结合时代特点，将自己对于国事的关注加入《残水浒》写作之中，并创造性地将宋江形象由金圣叹口中的伪忠刻意地描写为不忠。《残水浒》中增添了宋江企图投金的情节，这一点与《水浒传》中宋江时刻不离口的“忠义”正好背道而驰，在这里可以看做是作者忧心国家、痛斥汉奸的文学诗意表达。在《残水浒》中口口声声要招安的宋江纯粹为了个人私利同时脚踏两条船，一面派乐和走当朝奸臣蔡京的门路，一面又派段景住、皇甫端走大金的门路，可以说这两条路都不是正途：蔡京的门路被曾为梁山所害的栾廷玉和扈成设计堵死，而投靠大金的门路，在宋江看来，“只今接洽完备，将来大金进了中原，我们便是首功”^{[5]133}，汉奸的无耻嘴脸表露无遗，作者借关胜之手刀劈了为卖国奔走的金毛犬段景住，义正辞严地对众宣称“我们梁山泊旗号是‘忠义’二字，须容不得石敬瑭、毛延寿一流人物。”^{[5]134}这不仅是关胜的心里话，更是身处民国的程善之对那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汉奸行径的极力控诉。宋江在穷途末路被逼离开梁山之后，仍然想从海上去投金，其对国不忠的无耻嘴脸表现尤为突出。而卢俊义等人纷纷离宋江而去，最后连吴用也背弃他，这无疑是对不忠不义宋江的极大讽刺。

张恨水等人对《水浒传》的接受和改编虽视角各异，但都结合时代特点对于原作中的忠义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集中体现了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百姓生计的关怀。这也为我们更加公允客观地看待鸳鸯蝴蝶派作家提供了窗口，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之所以能够流行，必然离不开对时事的关注，离不开真实的悲悯情怀。

[参考文献]

- [1] 雷达,李建军,主编.百年经典文学评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1.
- [2] 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 [3] 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J].新青年,1917(06).
- [4] 张正.魂梦潜山[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243.
- [5] 程善之.残水浒[M].苏州:江苏日报出版社,1933.
- [6] 张恨水.水浒新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
- [7] 姜鸿飞.水浒中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220.
- [8] 马幼垣.水浒论衡[M].上海:三联书店,2007:286.

[作者简介]

孙琳(1980—),男,山东济南人,硕士,菏泽学院学前教育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